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征文专版

温暖记忆 文学林

□赵克红

世界上的植物,都离不开丰沛的雨水、温暖的阳光和一片适宜自己生长的土壤。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有人说,“作家协会”就是作家们的土壤、阳光和家园。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个特殊而又令人振奋的时间段,当我写下“洛阳作协”这几个字,便感觉非常亲切,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支撑和一种力量。回溯到1949年10月19日,洛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洛阳文联成立。在市文联第一次执委会上,文学部成立了。1990年3月,文学部改称洛阳市作家协会。从那以后,洛阳作协紧跟祖国发展脚步,一起走过了不凡的历程。

作家关仁山说:“如果把作家比喻成鸟儿,中国作协就是那片茂盛温暖的树林。”洛阳作协,也是洛阳作家和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树林。“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许多树木一起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著名作家贾平凹如是说。

我从小喜欢文学,我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是我在摸索过程中遇到的作协的老师们。起初,文学创作只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变成了一种责任和使命。回忆我的文学成长历程,大部分的点滴往事已渐渐淡出了记忆,而有些,却依然那么刻骨铭心。

20世纪80年代,文学特别受追捧,不少作家因一本书、一篇小说、一首诗而一夜成名。那时,我20多岁,非常喜欢诗歌创作,但苦于找不到老师。诗人李志老师令我仰慕不已,那时他已出版多部诗集,任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很想去拜访他。我把想法告诉了儿童文学作家姚友爱,姚老师爽快答应了。

198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姚老师来到李志老师家中。个子不高的李志老师,非常和蔼可亲。姚老师介绍完我的情况,我便拿出抄在稿纸上的几首诗请李老师指正。李老师认真看着,他拎着笔,在稿纸上圈圈点点,并指出诗作的优缺点。最后他对我说,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把别人想写而没写出来的东西写出来,得到大家共鸣认可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他还说,文学作品应带给人温暖、希望和美好,它不是对生活阴暗面的复制,而是要把人世间的美好表达出来。我回到家后,兴奋得难以入眠,反复思考着李老师的话,深深感动并受益匪浅。

中州中路135号,曾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在这里,洛阳作协原主席张文欣、艺辛,及在我市作家群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刘金魁、孙建邦、乔仁卿等作家、诗人都在此工作过。这里办公条件虽简陋,对我市作家而言,却是个神圣的地方。大家在这里谈文学,谈人生,谈创作,并以组织采风、作品研讨、评奖等方式团结作家、鼓励创作,让大家汲取营养,收获激情,不断地成长和进步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1982年加入洛阳市作协,1993年加入河南省作协,2007年又加入中国作协,这些成绩的获得与作协的引领和无私帮助分不开。

在我的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祖国发展的身影。以铁路机车主题为例,我的作品里,从起初抒写讴歌蒸汽机、内燃机、电力机车,到如今吟诵领跑世界的高铁,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时代发展的强劲脉搏,从中能深切感受到祖国快速发展的轨迹及日新月异的变化。

再回顾我市70年来的文学路程,可以说,作家们的作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这与我国和我市的发展形势密不可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广大作家继承优良文学传统,积极回应时代、创造创新,不论是作家队伍,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提升;获奖作者及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数不断有所突破。

奋笔疾书谱华章,激流勇进铸辉煌。愿洛阳市作协在努力前行中,不断砥砺奋进,步步留痕,始终坚持文学人的理想和信念,守好这一方精神家园,展现新风采、新作为,谱写洛阳文学更加绚丽的新篇章。

暖暖草丛 山居图

□李焕有

秋日的阳光下,半人高的黄背草,金黄金黄,一撮撮,一撮撮,连成片,铺满整个山坡。我用力地把割草的镰刀抛向远处,然后无望地重重倒下,草丛淹没了我的身躯……那是1975年的这个时节,我13岁。一家人都在山上割草,为了修缮家里赖以生计的草房子。

我懒懒地躺着,阳光晒热的草皮暖暖的,背部因割草弯腰造成的酸痛,一丝丝地散去。天空湛蓝,棉絮似的云朵,似马,如狗,或静卧,或慢慢游走。但我无心思欣赏,脑海里总是飘荡着两个问题:我家何时才能不住那草房子啊?我何时才能摆脱这面朝草丛背朝天的割草生活?

当时,我在读初中,出身农民家庭,将来靠读书寻出路,如水中月、镜中花。

草房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得传神,遇到连阴雨,院子里大雨飘飘,屋子里雨滴答答。对于姊妹多、没有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来说,就地取材、土坯做墙、杂木做椽、黄背草覆顶的草房子,是无奈中的生存智慧。农村孩子,节假日、每天放学后,上山割草是必选功课,腰酸背痛、手上磨出泡是常有的事。

曾几何时,我天天盼望着,盼望着浓云能笼罩山顶的祖师爷庙。南山戴帽,长工睡觉。下雨了,干农活的人才可以休息。下雨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滴声,滴答,滴答……那声音犹如滴在全身关节上的按摩油,渗入肌肤,驱走疲劳,滋润全身。

我出生在万安山下。南边,山脚伸进村里;东边,山岭挡住去路;北边,如慢头的禹宿谷堆遮住了我们眺望洛阳城的视线。只有西北的地势稍微平坦,成了我们和外边世界进行“呼吸”的唯一通道。

村子,距李村镇十公里,上坡,下岭,翻沟,过河,才能到镇上。遥离,是我最大的愿望。

南山戴帽,下的是自然之雨;改革开放,我们迎来的则是让青春茁壮拔节的“命运”之雨。

我考上了高中。住校,三天回家取一次干粮。来往学校与家庭,靠步行。每个周四,启明星做灯,干粮包做伴,急行军似的赶到学校,不能影响上午第一节上课。我想我不算矮的个头,也许就是那时“急行军”练腿、上山担草练肩打下的“基础”吧。

有一个周末,村里的拖拉机手到镇上办事,我们下午放学刚好遇到,心想,这次可不用步行回家了,趁趁车。拖拉机手在忙别的事情,我们就在车旁等。从下午5点多,一直等到7点。突突突突……拖拉机终于启动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走到半路,一场大雨飘来。没有雨伞,没有雨鞋,个个狼狈得无以言表。泥泞的路,陡峭的坡,拖拉机喘着粗气,还是趴窝了。弃车,步行。眼睛不停地被雨水模糊视线,鞋子不停地被泥浆粘掉……深一脚浅一脚,到家已经午夜时分。

政策的“春雨”不断地眷顾,我的命运之花也随之挂蕾、结苞、绽放。1981年,我考入豫西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997年,我又读了河南大学研究生班。随后,又一步步成为洛阳高校的教授。人生就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我如河面上漂浮的一片树叶,之所以没有被岁月的风浪打翻、沉没,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国家“大河”风平浪静的环境亦功不可没。

我的家乡也一直在沐浴着政策的“春雨”,越变越好。家乡的路在不断变化,砂石路、水泥路;乡间公路、市级公路。我的交通工具也跟着升级换代,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SUV四驱城市越野。家里的草房子早已不复存在,上山割草,镰刀也找不到了。

万安山成了洛阳的后花园。回归,成了新的期盼。

最近,我又登上了万安山。故地重游,直挺挺地躺在40多年前躺过的那片草丛里。秋阳高悬、蓝蓝的天空中云朵飘飘,似奔马,如刍狗。半人高的黄背草发着金黄色的亮光,万安山那片暖暖的草丛,舒服着幸福的躯体。多美的“休闲山居图”啊!脑海里回味着一句话,是我一亲就说的:“近些年,发现身边人的眼睛越来越有光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有光,是内心对生活的满足;眼睛有光,是内心对未来的笃信。眼睛有光,才能发现美。万安山暖暖的草丛之美一直存在,生活中的诸多美好始终伴之左右,只有在“眼睛有光”的时代,我们才能去发现、去感受……

洛阳精神 铸辉煌

□沙宇飞

人类从黑暗走向澄明,无不依赖艰难探索的炬火;
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无不经历卓绝创造的实践;
人类从当下走向未来,无不需要勇于创新的精神。
洛阳得天独厚具有探索、创造与创新的历史传承。
伏羲受河图,一画开天,探索先天八卦;大禹得洛书,二分明阳,创作《洪范九畴》。由此开了华夏人文的先河。
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定远西域,延伸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辟了中西方地域文明的通道。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与其说改变井丰富了书写的载体,莫如说创造性地颠覆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方式。
东汉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开启了人类对宇宙的科学探索,对后世认识宇宙、顺应自然、保护环境、造福社会,影响巨大。
唐代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独行五万里,历时十七年,“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并创作了《大唐西域记》,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
洛阳城,洛阳人,洛阳事,洛阳有春秋。
洛阳作为中华文明的滥觞之地,华夏文化的正始之地,中国工业的重仓之地,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正是始终伴随着广大人民和有志之士的不断探索、创造与创新,才奠定了辉煌的历史地位;正是有了探索、创造与创新的优质基因,才取得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卓越业绩;正是有了探索、创造与创新的强劲动力,才激发出当今洛阳的改革发展之势。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长久以来留存在洛阳人记忆深处且激励洛阳人的长江漂流。20世纪80年代,一群洛阳年轻人发起长江漂流探险活动,由此引发的长漂精神,在当时曾与女排精神同被列为中华民族的两支精神催化剂。
那个年代,世界四大河流之一的长江,是唯一未被漂流探险家所征服的“河魔”。1985年,美国著名探险家肯·沃伦高调宣布:将组队漂流长江,完成“地球上最后的伟大征服”。
中国人不答应。为抢在美国探险队之前首漂长江,1985年6月11日,四川青年尧茂书驾驶“龙的传人”橡皮舟,从长江源头出发,7月24日,在完成了千里漂流后,于金沙江口通伽峡遇难。巨浪滚滚,尸骨无存。
尧茂书遇难的消息刺痛了很多中国人。很快,洛阳青年王茂军、雷建生、郎保洛等人组建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漂队),以华夏子孙的铮铮骨气,胸怀强烈的民族自尊,抱着首漂全江的必胜信念,各自立好生死状,于1986年6月,从长江源头下水开漂。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世界第三大河,落差居世界第一,其凶险让当年参加漂流的多支队伍付出生命代价,中美联合长江漂流探险队队长肯·沃伦后来也望而却步。然而,在这场人与自然的重新认识中,洛漂队冲急流、闯险滩,劈波斩浪,尤其在4名队员遇难后,化悲痛为力量,越挫越勇、越挫越强,最终在历时5个多月后,完成人类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
洛阳长江漂流的英雄壮举,开了中国漂流探险的先河。长漂队员在虎跳峡上那生死一跃,舟跃深谷,骇浪滔天,红旗擎起,举国振奋!那水自天上来、人从云中落、船在水里漂的画面定格,让世人领略了当代洛阳人的精神风采,记住了当代洛阳的精神符号。
事后有媒体记者问王茂军:为什么当时全国范围内,除了尧茂书,只有你们洛阳人首先要去漂长江?王茂军没有回答。其实,在他的沉默里,诗人艾青替他给出了答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有爱,就有尊严;有爱,就有责任;有爱,就有挺身而出。而这种挺身而出,正是洛阳赤子在冥冥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召唤,正是洛阳人的文化基因临危所凸现的使命感,正是洛阳的探索、创造与创新的精神传承所迸发出来的血性能量。
漂流的实质是探险,探险的实质是探索,探索的实质是创造,创造的实质是创新。长漂不是横空出世,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一争先后,其精神实质乃是洛阳探索、创造与创新基因的显现,是洛阳这座厚重城市不变的传承。这种精神的力量和不变的传承,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洛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企业创新、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激励着这座城市各个领域的人们砥砺前行,助力我们创造幸福的美好生活。
一座城市如果只注重物质文明,这个城市便缺少精神文化。一座城市如果只有风俗,这个城市就少有灵魂。一座城市如果找不到灵魂,这个城市就没有希望。而城市的魂魄必定来自城市精神,有其历史传承,有其独特基因,有其具象图腾。那么,我们洛阳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洛阳的灵魂是什么?我们洛阳的向往是什么?此三问,只能由洛阳人来回答。但无论如何,长漂所蕴含的探索、创造与创新的精神,应该成为今日洛阳宝贵的精神财富。

河洛儿女家国情 一路芳华一路歌

七十年波澜壮阔,祖国大地欣欣向荣;七十载岁月如歌,河洛大地生机勃勃。勤劳勇敢、美丽善良的河洛儿女,用执着奉献自我,用青春挥洒热情,用行动兑现承诺,在举国奋进的时代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岁月之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洛阳人长江漂流的英雄壮举,开了中国漂流探险的先河,丰富着创造历史与辉煌的“洛阳精神”,激励着这座城市各个领域的人们砥砺前行;“河洛郎”心系故土,或一生深情讴歌故乡,为其增光添彩,或几代人接力投身洛阳城市建设、不改爱之深沉,书写着新时代浓浓的乡愁与深情;优秀艺术工作者不忘初心,坚持理想和信念,挥洒诗意和豪情,守护美好精神家园;政策“春雨”滋润广袤大地,一个个心中有梦的奋斗者“鱼跃龙门”,赢得出彩人生,亲眼见证城市巨变、乡村振兴……都是这一曲曲岁月之歌中动人的音符。

这是一个人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的伟大新时代,这是一个只要努力就有人生出彩机会的伟大新时代。让我们满怀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之爱,祝福祖国的明天更辉煌,洛阳的明天更美好,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编者

乡书归雁 洛阳边

□郑贞富

第二届根在河洛客家文化论坛近日在洛阳举行,专家学者引用最多的一句古诗是:“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洛阳诗人王湾的诗句,当时他客居南方,用诗句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客家文化,根在河洛,客家儿女常常吟咏这句诗,寄托着延续千年的乡愁。

其实,在当代洛阳还生活着不少客家人,他们是从1954年起从南方陆续回到洛阳的。当年,国家把洛阳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在洛阳投资兴建了多家重点工业企业。为了确保这些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国家先后从全国各地调来11支各类施工队伍,并从上海、广州等地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他们迅速把洛阳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

今年近90岁的聂先生,是客家人,1954年从江西南昌来到洛阳工作,一晃就是近七十年,他是现代洛阳城市建设的见证者。作为一名河洛郎,他对洛阳有一种自然的亲情与向往,但初来时,洛阳因经长期战乱、遭到严重摧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一条柏油路。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大军,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老城、西工、涧西三个城市区的市政建设和一批大型厂矿的建设。

作为现代洛阳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提到洛阳的变化,聂老爷子充满了自豪。如今,他每天早晨由小儿子聂剑帆陪着到洛浦公园散步。公园里的绿化新貌喜人,城市区的绿化风景宜人,聂老爷子想到刚来洛阳时他们从谷水到白马寺种下的行道树法桐。洛阳的法桐是从上海引进的,当年建成的金谷园路、白马寺路等道路两侧,以及之后建成的凯旋路两侧,都种植法桐。当年建成的景华路、纬二路(今中州西路)以及中州路(今中州中路)的多数行道树也先后换为法桐。目前,洛阳法桐的种植已非常普遍,好多长成了参天大树。

聂老爷子工作的单位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这里不仅有技术人员、产业工人,还有文化艺术工作者。著名诗人李耀扬,也是一名客家人,他1965年到洛阳工作,担任《洛拖文艺报》主编,他的成名作是作于当年国庆节的诗作《中国情、洛阳爱》。

以李耀扬为代表的洛阳诗人写了很多正能量诗篇,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团队就有已故著名的洛阳诗人殷浩。殷浩也是客家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洛阳,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写下了很多讴歌洛阳的诗篇,留下了《燃烧的旅程》《生命的沉思》《殷皓短诗选》《殷皓诗文集》四部著作。

多年前,殷浩去世后,李耀扬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文中写道: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如今,我的这篇短笺,何处送达?你是一个客家的游子,回到故乡洛阳。你一生都在讴歌故乡!你把诗歌献给河洛大地,这里到处是你灵感的触角触摸的地方……你的诗歌是河洛儿女的绝唱。因为你的诗歌是精神的写照,是心灵的照白,是情感的灼热,是新洛阳的豪情与奔放。在流星雨般的诗歌场域,你的诗歌是值得留存的诗歌,将会不朽。因为,这里是《诗经》的故里、唐诗宋词的故乡!这就是古今荟萃的诗和远方,故乡洛阳!你用你的诗歌,告诉大家,什么是当代的洛阳!

殷浩生前在洛阳园林系统工作,我和他是朋友。有一次我谈到洛阳园林,他说,古人有名句“天下名园重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希望当代的洛阳,要打造成“人文荟萃新洛阳”,采用古中有今、新旧交融的文化视野,让巍巍古都惊世重生,让古今时尚崭新诠释。遗憾的是,殷浩英年早逝,他未能看到洛阳今日的变化!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正如聂老爷子感叹的:几十年来,洛阳的公园越来越多,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园林城市、牡丹花城。

深入骨子的爱是深沉的,融入血液的传承是持续的。聂老爷子的大女儿在国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主要是推介洛阳。他的小儿子聂剑帆毕业于南方的一所高校,由于有厚重的洛阳情结,毕业后回到洛阳,投身洛阳城市建设,先后参与了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玉川古寨的建设等大型项目。目前,他正投入洛阳客家水镇规划和设计的有关工作中,这个小镇的规划主题正是“归雁洛阳边”。

盛世翰墨 寄深情

□刘灿辉

记得初中时,意外在新华书店发现一本《龙门二十品》的字帖,那奇逸的结体、厚重的线条令我激动不已、爱不释手,买回后成了我正式练习书法的第一本入门字帖。通过这本字帖我知道了魏碑书法的代表《龙门二十品》就在我们洛阳,也使我逐步对洛阳书法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成了一名专业书画艺术工作者。

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古书记载的“仓颉造字”“河出图,洛出书”及洛阳出土的刻画陶文、金文等,都是河洛文明的象征,那些代表着时代风范的金文、行书、章草、今草、飞白书、真书、魏碑等书体,在洛阳间世或变革,诸多历史人物纷纷在洛阳留下书迹,这足以让我们立足在河洛大地的书法家为之自豪。中国书法在洛阳留下了丰厚遗存,其品类多、数量大、艺术价值高,令全国书坛同道羡慕不已。

有着如此厚重文化积淀的洛阳,在新中国成立后,洛阳书法事业逐步完善,走向了新的辉煌。河洛书坛名家辈出,并涌现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河南省书协名誉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等从洛阳走出的书坛名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原大地书法“墨海弄潮”的兴起,洛阳书法名家李进学、王鸣、张鹤岭、倪水通等纷纷参与其中,展现了河洛书家之风采。

1983年,洛阳市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洛阳的广大书法家终于有了一个以弘扬书法艺术为己任的专业书法团体。此后,洛阳优秀的书法家及书法作品开始不断涌现,“全国魏碑书法研讨会”“中日友好书法笔会”等大型书法活动异彩纷呈,洛阳书法取得了可喜成绩。近年洛阳书坛,书法事业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等国家级重要书法展赛和奖项上,洛阳书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经过不断努力,洛阳书法团体逐步发展壮大,现有中国书协会员140余名,省级书协会员1500余名,市级书协会员2500余名。在全国书法之乡评选中,洛阳偃师市、新安县、孟津县、洛宁县先后被授予“中国书法之乡”称号,令全国书法界为之瞩目。在洛阳主办的魏碑圣地——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魏碑书法论坛,更是在全国引发了新的魏碑学习、研究热潮。市文联、市书协还组织主办了首届“河洛书风”洛阳书法大展、首届洛阳市电视书法大赛、洛阳市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等大型展赛,承办了国内数项全国展赛;连年组织洛阳书法新秀参加河南省群众书展,成绩多次居全省地市首位……我市书法艺术活动实现了经常化、专业化、规模化。

洛阳的广大书法家还热心于公益事业,致力于书法的教育与普及,相继开展了“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等系列活动。以市书协主席团成员为主的书法家奔赴县区、乡镇、军营、学校等地,举办公益讲座、笔会,讲授知识,点评作品;多年来坚持开展义写春联活动,送出春联数万幅,受到广大群众和书法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在全市书法家共同努力下,市书协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为“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全国先进集体。

洛阳是片萌动着书法艺术种子的厚重热土,必将不断收获丰硕的果实。展望未来,洛阳书法事业必将走向新的高度,洛阳优秀的书法艺术必将和龙门石窟、牡丹一样,成为古都的一道亮丽风景,洛阳书法也必将以其巨大的潜力和不可替代的地域优势,成为一张绚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岁月之路 载变迁

□买英帅

1977年,我出生在伊川泰西南的一个村庄,离洛阳市区五六十公里。就这么个距离,我八岁前却从未去过洛阳市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洛阳是繁华的代名词,洛阳就是远方。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听老师讲了一个鱼跃龙门的故事。老师说,过了龙门就是洛阳城。我的心像火一样烧着,我想跃过龙门,看一眼山那边的世界。

当晚回到家,我就央求父亲,希望他带我去一趟洛阳。那时,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母亲和两个姐姐只能算是帮手。父亲忙起来就没完没了,常常是灰头土脸的不给我们好脸色看。

而这次,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对母亲说:“也该去看看娃儿的大姑了,顺便让娃儿出去看看。”说着,他随手拿了个蛇皮袋子出了门,半个小时后,扛着一袋青玉米棒子回来。父亲把靠在院子角落的“二八”自行车充了气,还在链条上滴了青油,说,娃儿,明早就去。

第二天,天蒙蒙亮时,母亲把我唤醒,给我和父亲打了两碗鸡蛋茶,帮我换了干净的衣裳。我注意到父亲也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上衣。

父亲把那袋玉米放在车子后架上,让我坐在前面的车梁上,就这样出发了。

农村的黎明格外静,不时传来鸡鸣狗叫声。高低不平的村路,迫使父亲多数时间都要推着车子走,父亲不舍得我走路,让我始终坐在车上,我清晰地听见父亲粗粗的喘气声。

当太阳老高的时候,我们上了柏油路。我是多么兴奋啊!柏油路可比村里的路开阔平整多了,不断有马车、驴车或人拉车经过,偶尔还有鸡着汽笛的解放车呼啸而过。每当这时,我都会多看几眼。父亲说,那个解放车能拉好几吨重的东西。

中午时分,父亲说已经到了龙门山脚下,他把自行车扎在路边一个写着“商店”的草屋边,一边用衣领扇着风,一边指着前面的山说:“这就是龙门山,过了山就是洛阳,你大姑家就在洛阳的东北方向。我是骑不动了,你跟我一起走吧!”

龙门山上的路,盘旋回环,有时候走了许久也不曾绕出一个圈子来。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翻过山,衣服都被汗水湿透。父亲又把我放在车子上飞快地骑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说,这条路是定鼎路。原本已经昏昏沉沉的我,被眼前的繁华吸引了:映入眼帘的是两行高大的梧桐树、整齐的两层建筑、操着普通话穿着鲜艳校服的学生,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脚下,就是梦想中的远方。

穿过定鼎路,经过青年宫,来到东花坛,再向北三里多,我们终于到了大姑家。大姑很疼父亲和我,赶紧给我们做饭。我们吃过饭,夕阳已经洒满大姑家的院子。

第二天返程,大姑也像母亲那样早早地唤醒我,给我们打了鸡蛋茶。当我和父亲回到村子里时,又是夕阳西下。

如今,我早已“鱼跃龙门”,在洛阳工作20多年,目睹了洛阳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早已习惯了那些目之所及尽是林立的高楼,习惯了脚下平坦的道路,习惯了往来如梭的汽车。但我还会时时想起第一次来洛阳的情景。

后来,我们也时常回老家看看,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前几天,我坐车在洛宁高速上行驶,路过伊川西时,导航突然提示所在的位置是“龙王屯村”。这是我们村!我赶紧一边让司机减速,一边饥渴地隔窗张望,但见楼房层叠、厂房遍地、道路交织,绿意盎然。哦,这不是我们村,我小时候割草、玩耍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但这又怎能不是我们村呢?细数那沟陵坡回留下的童年回响,不是都还在吗!那雄伟的西岭,神秘的南洼,还有那沧桑的邵雍墓,不是都还在吗!那散落在夕阳下的乡愁不是都还在吗!

倏然,我泪流满面。司机大哥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30年前,我幼小心灵里那个曾经遥远的梦想,会在多年以后变成了短短的回望。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民富裕了,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空间,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空间里,我们每一个人离梦想的距离并不遥远。

一条路,见证了城乡差距的缩短,见证了区域文明的融合。这是一条无形的进步之路。当然,也可以是有形的路。不信,你看一下脚下的阳光大道!

征文活动由市文联、市作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